

凤逆苍穹

奇幻武侠

原名：《凤逆天下》

FENG NI
CANG
QIONG

4

路非作品

下

江山为聘

万兽无疆的秘密终得解开，持续了上百年的悲剧是否能画下句号？
相爱之人反目成仇，是真的渐行渐远，还是最终携手天下？

腾讯人气大神路非倾心打造

《凤逆苍穹》第4部《江山为聘》【完美大结局】

随书赠送：炫酷海报（限量版）

精美日历卡+收藏书签+精选歌词+独家番外

读纪

READING ERA

网络专业出版

凤凰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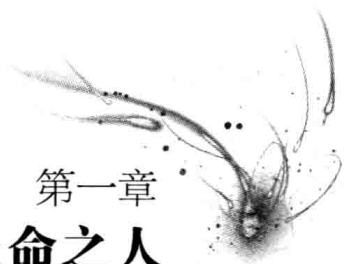
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卷
风逆天下

FENGNICANGQIONG
JIANGSHANWEIPIN

光明世界，不如黑暗
中的思念；墨色枯
梗，倾诉唱不完的前
世今生。

第一章 天命之人



晋城一战，南翼国大胜。

凰北月低调地回到临淮城，没有参加任何盛宴，而是潜入灵央学院中的万兽宫，和红烛一起闭关修炼，外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吉克等人打理。

清心苦修，日升月落，白昼与黑夜交替。

凰北月不知道自己在万兽宫里修炼了多久，只知道一旦进入五种元气融合的境界，便像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没有任何干扰。

清风送来一阵清凉，又是一个安静而漫长的夜。

临淮城中万家灯火，皇宫里更是灯火辉煌。

巡逻的士兵来来回回走着，宫女、太监在寂静的宫殿间穿梭，低眉顺眼，谁也不敢抬头看一眼站在高楼之上的帝王。

“陛下，夜深了，外面寒气重，快进来吧！”一个太监恭恭敬敬地说。

龙袍加身，头戴金冠，面容英俊冷酷，浑身透出的帝王之气，让他看起来更加难以靠近。他心里很明白自己等的是什么，但同时也很明白，那是永远也等不到的。

战野慢慢转身走进了大殿。

一进去，便看见几十个太监低着头，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幅展开的画卷。画卷上，各种各样的美女，环肥燕瘦，都是绝色姿容。

他的脸上有倦怠之色，看见这些美女图，更是眉头深锁，面露不悦。

亲信太监永安是从小伺候战野的，最会察言观色，知道他不高兴，但这是太后吩咐下来的，不能敷衍。

“陛下，这些佳丽的画像已经送来好多天了。太后娘娘吩咐，陛下如今已经过了大婚之龄，再不立后，恐怕朝中大臣要烦得陛下再无清净日子了。”永安跪在地上说。

战野皱皱眉，他何尝不知道这些？关于他大婚一事，从他还没登基一直闹到了现在。

自从先皇驾崩，太后就鲜少露面。本来准备搬到离宫去住，但因他尚未立后，后宫无人管理，太后才只得留了下来。

想到去请安的时候，太后那张形容憔悴的枯瘦面孔，战野便感到一阵心酸。虽然因父皇一事，他对她心存芥蒂，但她终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如果他立后，母后也许就能真正了却心事，一心一意去离宫颐养天年了吧？

想到此，战野慢慢走向了那些画卷。

永安立刻跟了上去。

战野每走到一幅画卷前，永安便立刻把画上女子的姓名、年龄、家世等等一一报给他听。

那一张张姣好美丽的面孔从眼前掠过，却没有一个能进入战野冰冷的双眸。

看着画中的这些美人儿，他心中另外一张清丽的面孔却越来越清晰。

月，我想娶你，这一生只想要娶你一个人啊！

“慕氏嫡女影姿，年二十……”见战野长久站立在一幅画卷前发怔，永安立刻大喜着说出画中女子的家世。

年二十，在这个时代的女子中，已经算是晚婚了。不过，这位慕小姐是太后的亲侄女，曾经也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。可惜，当初身为太子的战野无心成亲，因此婚事一直耽搁了下来。

这个慕影姿也算是个倔强脾气，在闺阁中便立誓“非战野太子不嫁”，因此一直苦等着，多少年轻俊杰、富豪贵胄上门提亲，全被她拒于门外。

如今，她已经二十了，媒人也渐渐不敢上门，提亲的也少了，眼看着这辈子只能苦守闺阁。

战野脑中乱糟糟的，压根儿没有听见永安在说什么。

这些人，是谁不都一样吗？反正都不可能是她。

“就她吧！”烦不胜烦，战野随便指了一下画中人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永安大喜过望，这下子终于可以向太后娘娘交代了。

被选中的女子，正是太后一心想促成的慕影姿小姐啊！看来慕小姐苦等这么多年，也算没白等啊！

永安立刻让太监将画卷收起来，揣到怀里，迫不及待去向太后禀报了。

夜幕降临之后的司幽境，万籁俱寂，黑雾弥漫，半点儿声音都没有。

夜王的宫殿中，只有最高的眺望塔上有一星灯火摇曳，忽明忽暗地闪烁着。

眺望塔上，一身灰袍的大祭司鹿涯双手捧着黑色的命盘，眺望远方，喃喃地说：“出现了！”

身后，夜王推着轮椅从黑暗中出来，与他一起的还有一脸深沉笑容的逍遥王宋秘。

司幽境的夜空，很少会出现星月。此刻，在大祭司鹿涯的命盘所对的方向，却有一颗闪闪发亮的星辰，散发着清冷的光芒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夜王低下头，不停地咳嗽。

宋秘则慢慢向前走了一步，双手撑在扶栏上，面色阴沉，眸中淡淡的金光和那星光互相辉映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万兽无疆是从司幽境起源的，陛下有何高见呢？”宋秘轻声问，没有回头。

夜王咳得胸腔堵塞，脸颊泛起病态的红晕，但还是说：“谨儿创造万兽无疆的时候，从司幽境拘禁了无数灵兽和神兽的魂魄封印在黑玉中，因此万兽无疆才会强大得不可思议。”

“哼，当真是奇才啊！陛下这样说，想必是有高招了？”宋秘笑着问。

夜王刚想开口，一阵突如其来的咳嗽又阻止了他的话。

鹿涯见状，便替夜王说：“万兽无疆里有数万兽类魂魄，另外，还包括和万兽无疆立下契约的神兽皇族的魂魄都被拘禁。若能打破这种关系，万兽无疆便可破解。”

宋秘偏过头，眸光高深莫测，似乎已经想到了什么，但还是要等着鹿涯的话去验证。

夜王吐了一口血在手帕上，沉重地喘息着。

休息了片刻，他才说：“司幽境从创立至今，只有那次被谨儿背叛，损失了大量魂魄，一般人休想将司幽境的魂魄带出去。”

“萧谨，她用的是什么办法，顺利拘禁了那么多魂魄呢？”宋秘问。

夜王嘴角隐隐有一抹讥讽的笑，道：“招魂术。”

淡金色的眸光一闪，宋秘转过身来，“我以为只有被诅咒过的桔梗大人才会使用招魂术。”

“你大概不知道，桔梗曾经是司幽境的大祭司，因为利用司幽境大量魂魄和术法，创造了招魂术而被诅咒，司幽境将她驱逐。谨儿背叛司幽境后，投靠了桔梗。”夜王慢慢地说道。

想起陈年旧事，他忽然痛苦地弯下了腰，按着闷痛的胸口。

“万兽无疆的根本就是招魂术。没有这种禁忌的术法，怎么可能创造出万兽无疆？”夜王咬着牙，悲伤地说。

他恨招魂术，因此这个术法几乎毁了司幽境，也毁了他最珍视的妹妹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宋秘淡淡地笑着，目光转向鹿涯，道：“这颗突然出现的璀璨星辰，想必就是凰北月完完全全与万兽无疆融合了。星辰闪现，是不是连九天之上都惊动了呢？”

夜王轻轻抿着唇，闻言冷笑一声，“逍遥王，你现在正在打什么算盘呢？”

“陛下既然这么问，想必已经猜到了吧？”宋秘微笑着，“我这么多年的准备，看来并没有白费。”

鹿涯冷冷地说：“据我所知，现今世上唯一会招魂术的墨莲已经和凰北月结盟了，而墨莲想杀你，不可能让你再利用了。”

“我也不指望让墨莲再去杀凰北月第二次。”宋秘说。高深莫测的笑意，在金色的眼眸中浮现。

鹿涯皱着眉，看了一眼宋秘，才转向夜王。

单膝跪下，鹿涯双手捧着命盘，道：“陛下，凰北月是命定之人，但她未必会带来灾祸，也许她是兴天下之人，我们不一定要和她为敌。”

宋秘看向他的眸光中忽然闪过杀意：这人，太多管闲事了！

夜王撑着额头，半晌才喃喃道：“寡人又何尝想和她为敌呢？只是，万兽无疆不能继续存留在这个世上。要毁了万兽无疆，只能先毁了她。”

鹿涯沉默下来。夜王痛恨万兽无疆，尤其痛恨它带来的灾难，因为每次和万兽无疆结契的神兽入魔，都会有无数魂魄涌入司幽境。

夜王性格优柔、善良，和萧谨殿下虽然是一母同胞，性格却截然相反。夜王不想眼睁睁看着生灵涂炭，司幽境变为地狱，所以，牺牲一两个人根本就没什么。

“宋秘，你跟我合作是有条件的，司幽境庇护你，而你要把招魂术给我。”夜王抬起头，虚弱地喘息着说。

“当然。”宋秘点点头，“墨莲虽然不听话，但有时候他也会迷失自己。”

宋秘说得很笃定，一双淡金色的眼睛抬起来，看着夜空中闪烁的明亮星辰，微微一笑。

光耀殿。

月亮的清辉照亮了光明神殿之前的空旷广场，夜晚的凉风吹着孟祁天的衣摆上下飞舞，他仰起头看着漫天星河中最亮的那一颗。

“圣君，你看。”千代冬儿喘着粗气跑过来，指着天空中的那颗星星说。

那颗闪烁的明星上，一些散碎的光芒慢慢坠落下来，形成一道细细的金色光柱，降临在临淮城中的一角。

孟祁天凝眸细看，随后道：“看来传说中的天命之人出现了啊！”

千代冬儿不解，问：“什么叫天命之人？”

“我也是偶尔翻阅古籍了解到的，传言是能逆转天下、颠覆江山的人。天命之人出现，天下或许大兴，也或许大乱。”

“现在四方势力蠢蠢欲动，都有一夺天下的野心，这天命之人难道有本事一统天下吗？”千代冬儿道。

孟祁天微笑道：“不好说！应天命而生的人，谁知道带着怎样的使命呢？”

“我不信有这样的人。”千代冬儿说，“凭一人之力而逆天下，这太荒唐了！”

听到她不服气的话，孟祁天只是淡淡地微笑，并不接话。

看着那道金灿灿的光柱消失之后，他才道：“去外面看看吧！”

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光耀殿，没有叫上墨莲，因为他不喜欢凑热闹，除非是有凰北月在场的热闹。

虽然已经是深夜，但那道金色光柱出现得十分奇异，不少百姓在睡梦中被惊醒，都好奇地出来观看。

听说光柱光芒大盛的时候，半个临淮城都被照亮了，如同白昼一样，怎能不引起轰动？

好事的百姓穿上衣服跑出来，顺着光柱的方向，来到了灵央学院的外面。

毕竟是卡尔塔大陆最负盛名的学院，高手云集，历史悠久，又有皇室眷顾，因此这些百姓再大胆，也不敢闯进去，只是站在外面围观。

那道光柱便是从漆黑的天际，直接射入了灵央学院后方的七塔森林中。

学院中的各位长老、学生们都被惊醒了，早就有长老进入森林中查看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看着巨大的光柱笼罩在七塔之阵的上方，南宫长老不禁诧异地问。

没有人能解答他的问题，以苍河院长为首的几位高手，也只能露出震惊的神色。

实力强大的人，都能从这道光柱中感受到一股磅礴的力量，而这力量让周围的空间都有些扭曲，可见其强大到何种程度。

不过，光柱并没有停留太长时间，他们赶到之后的片刻，便渐渐化为细碎的金色星砂，慢慢变小，直至最后消失了。

黑夜重新笼罩了七塔之阵，静谧得如同死境一般。那么多人，居然没有一个敢大口呼吸，生怕惊动了黑夜中的什么东西一样。

苍河院长道：“恐怕是万兽宫里有什么启示吧？待我打开之后看看。”

众位长老也点头同意。无缘无故天降金光在万兽宫之上，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预示。不一定是坏事，也许是祥瑞，昭示着南翼国能一统天下，结束数百年的混战。

苍河院长走上前去，谁知才走了几步，忽然，万兽宫中一阵狂暴的黑气涌出来，数十只黑气凝成的野兽狂奔而出，在黑夜中发出震慑人心的嘶吼。

一听到兽吼，学院外面围观的百姓吓得纷纷奔逃，部分学生倒是非常好奇地靠近了。

只见数十只灵兽中有火属性灵兽，周身燃烧着烈焰，将小小的七塔之阵四周照得无比明亮。

苍河院长抬手挡住众人，然后一只手遮在眼前，眯眼看着那十几只灵兽，威严地道：“是谁胆敢闯入万兽宫？”

“退下，不得放肆！”一个清脆的少女声音在灵兽们身后响起，掷地有声。

那些灵兽闻言，便恭恭敬敬地退到一边去，当真不敢放肆地怒吼了。

众人顿时瞠目结舌，能同时控制这么多灵兽，本事是何等的强悍啊？

这时，一身雪白的秀美少女走出来，微微一笑，颊边两个俏皮的酒窝若隐若现，“我和主人在这里修炼，不小心惊扰到了各位，抱歉。”

“红烛姑娘。”苍河院长和凰北月有过数面之缘，自然认识她的召唤兽红烛。

只是这丫头片子几天不见，似乎与以前不一样了，气势很强啊！

红烛笑了一声。

苍河院长急切地问道：“你是说，在里面修炼的是月夜阁下？刚才那道光柱……”

“那是主人融合五种元气成功，与万兽无疆融为一体，庞大的元气引得天上降下异象，苍河院长大可不必担心。”红烛笑着说。

苍河院长当然不担心，他反而很高兴呢！

“如此异象，果真是七塔之阵选出的契约人。哈哈……”苍河院长开怀大笑。

以月夜对南翼国的忠心，这绝对是好事啊！

看着这个半截身子都快埋进黄土里的老头居然笑得这么开心，红烛也跟着笑了。

这个老头儿，可真有意思呢！

笑着笑着，红烛脸上笑容一收，往旁边退开了一步。

就在这时，一束刺眼的青光从万兽宫中爆射而出，所有人都条件反射地抬手挡住了眼睛。

青光如同有实质一样，瞬间带起一阵风，吹得众人身上的衣服猎猎作响，狂乱飞舞。

苍河院长心里一沉。这道青光分明是外泄的元气凝成，实力稍弱一些，被元气冲击到，恐怕当场就要受内伤。

他焦急地扭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学生。这些孩子都是初级修炼者，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元气，可不要被这道青光一次性破坏殆尽啊！

然而，他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，青光射出来的瞬间，还没到达那群学生的身前，凌厉的气势便陡然一收，在半路上忽然掉转头，像听话的宠物一样返回了万兽宫中。

青光化为一条条柔软的光带，温顺地缠绕在红发少女的手臂上。

她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？

自然没有人看见，青光萦绕之下，空气的波动都有些不正常。

清冷的眸光淡淡扫了一眼外面的众人，凰北月平静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冷若冰霜，透着一种陌生的高贵气质。

她从半空中慢慢降落在地面，青光如练，在她身后拖出长长的光尾。

“月夜阁下，”见那些学生没有事，苍河院长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冲凰北月抱拳，“多谢手下留情。”

“这里没事了，各位都请回吧！”凰北月轻启唇瓣，说出来的话虽然冷冷淡淡的，却没有让人觉得高高在上的反感。

这种级别的高手，傲视天下，又有何不可？

苍河院长正想说话，忽然，凰北月清冷的眸光中闪现一抹厉色，手臂上的青色光芒骤然飞射出去，钻进一棵茂密的大树中，一声惨叫随即响起。

这一切不过发生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，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从那棵树上便掉下一个矮小的怪人来。

随着怪人落在地上，那棵大树之前的大片阴影也消失无踪了。

这……这是什么东西？众人大惊。

小怪人被青光束缚着，不停地在地上打滚怪叫，脑袋上两根尖尖的牛角用力地在地上刨着，似乎想刨出一个洞来。

“月夜阁下，这是……”

苍河院长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小怪物，看样子能够操控黑暗。这种怪物潜伏来南翼国，相当不妙啊！

“是司幽境专门抓捕魂魄的怪物。”凰北月淡淡地说，“他们偷偷摸摸潜伏在这里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烦请院长审问了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一听到“司幽境”三个字，苍河院长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便满是凝重之色。司幽境的大名，他自然是听说过的。

刚才，凰北月出手的一招又快又狠，青光绚烂夺目，无数人之为之震惊和倾倒。

看着光芒万丈的她，那些学生浑身涌起激动万分的热血。高手！这样的高手，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啊！

看见前方暗处有两个熟悉的身影，凰北月对苍河院长和几位长老点点头，便消失在了原地。

苍河院长摸着胡须道：“幸好啊，这样的高手是站在南翼国一方的。”

站在暗处的人是孟祁天和千代冬儿，后者大概没有想到造成这惊天动地金光的人会是凰北月，因此看见她的一刻，千代冬儿脸上有些不自然的神色闪过。

四人一起出了临淮城，孟祁天才道：“看来，司幽境已经暗中盯上你了。”

“盯上我也没用。杀了我，就要独自对付魔和昀离，他们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。”凰北月冷冷地说，“对了，墨莲呢？”

“想见他自己去见，非要等着他来找你吗？”千代冬儿不客气地说。

凰北月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。

倒是红烛忍不住说：“又没问你，谁让你回答了？”

眼看这两个女孩子要大吵一架，孟祁天连忙说：“墨莲在光耀殿。有事吗？”

凰北月眯了眯眼睛，黑色的衣袍在夜风中飞舞，像一只巨大的即将俯冲而下的苍鹰。

“我在万兽无疆里发现了一些东西。”她轻轻抿着唇，片刻之后，才说：“和招魂

术有关。”

孟祁天倒吸了一口气。他翻阅过无数关于万兽无疆和招魂术的典籍，因此一听凰北月这样说，立刻将二者联系了起来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孟祁天重重地拍了一下手掌，然后对凰北月道：“先回光耀殿找到墨莲。”

他突然这么着急，让凰北月的心也不禁快跳了一下，没有耽搁，立刻赶往光耀殿。

光耀殿。

一向不喜欢光亮的墨莲，到了夜晚也不会点灯，因此，整座光耀殿看上去黑漆漆的，如同一座中世纪的恶魔城堡，好似随时都会有恶魔张牙舞爪地出现。

没有察觉到里面有任何气息，因此，四个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孟祁天一进去，立刻吩咐侍女点亮了所有灯火，然后才问：“墨莲呢？”

“回圣君，墨莲尊上今早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

“他到哪里了？”孟祁天厉声问。

说话的侍女吓得浑身一颤，“奴婢不知道……”

凰北月已经让吱吱带着小虎和冰灵幻鸟出去找了，回来之后看见孟祁天神色有异，便问：“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”

千代冬儿和红烛也都被派出去寻找墨莲了，因此，孟祁天也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说：“我怀疑，墨莲的出生，根本就是宋秘的阴谋。”

凰北月挑眉。他会这样怀疑，她一点儿都不奇怪，宋秘的心机太深，谋算也太远。他对惠文长公主那么深情，却在长公主去世之后和别人生下墨莲。他对这个孩子没有半点儿疼爱，简直只是把墨莲当成武器使用。

按照宋秘的个性，如果只是一时失误才让墨莲出生，他大可以不闻不问，或者心狠手辣地将墨莲除掉，没有必要养在身边，还亲自教导。

“墨莲的母亲是谁？”凰北月问。

“这个说来话长了。不过，墨莲血脉中继承了招魂术，那他的母亲肯定是桔梗的后人。宋秘找上她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”

孟祁天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一会儿低头思索，一会儿轻轻敲着自己的额头，好像想要证实什么。

凰北月镇定地坐着一动不动，但想到孟祁天所说的可能性，还是忍不住一阵惆怅。

“宋秘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墨莲的，一定会再来找墨莲，绝对不能让墨莲落在他手里。”

凰北月点点头。就算不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她也不会让宋秘再靠近墨莲，他根本不配当父亲。如果说当年的萧远程让北月郡主受尽了委屈已经是罪大恶极，那宋秘简直该去死了。

直到深夜，都不见墨莲回来，孟祁天已经失去等待的耐心了。他对宋秘和墨莲都了解至深，知道墨莲一旦落入宋秘手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，因此比任何人都急。

“不用担心，以墨莲的实力，没有那么容易被抓住。”凰北月冷静地说。

闻言，孟祁天渐渐安静了下来。

片刻之后，便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响起，还伴随着吱吱的数落声。

“就知道乱跑，让人担心死了！”如果现在还是织梦兽的形态，不难想象吱吱一定会用细细的小脚去踢墨莲。

墨莲被她说得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走了进来，真是半句还口都不敢啊！就那么一路被骂着回来了。

红烛和小虎都露出无可奈何、哭笑不得的表情，千代冬儿则是一脸气愤。

一进门，看见凰北月在，墨莲才不好意思地认错道：“以后……不会了。”

凰北月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刚刚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还好墨莲没有事。

被她笑得更加窘迫，墨莲连忙抬头去看孟祁天。他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聚在这里？还有好久不见的月，看见她，他心里跟开花一样高兴。

“墨莲，你最近见过宋秘吗？”孟祁天直接问道。

墨莲也没有隐瞒，点点头。

“果然啊！”孟祁天微微一笑，“他怎么可能安分？”

凰北月看向墨莲，道：“墨莲，怕不怕战场艰苦，行军打仗苦闷？”

墨莲摇摇头，其实战场是个什么样子，他也不了解。

“不怕的话，明天就跟我起程去边关吧！”还是暂时把墨莲留在自己身边最放心。

对于宋秘，比起昀离和魇，更让她担心。还有黑暗中的司幽境，无尽的神秘，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下一步棋会怎样走。

怔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凰北月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墨莲一下子大喜，目光灼灼，笑起来的样子傻气得可以，惹得吱吱哈哈大笑。

凰北月带走墨莲，孟祁天也没说什么，既然在同一条船上，就不用顾虑太多。

第二天，一行人起程，从临淮城出发。

大清早，凰北月已经派人进宫请示战野，战野同意她的一切决定，给她兵权上的一切权力，毫不怀疑。

这一次，战野没有亲自出宫送行。

到了城外，红烛还笑，“不知道皇上这次是怎么了，上次主人离开，他可是差点儿没亲自送到边关呢！”

凰北月骑着一匹通身墨黑的骏马，英姿飒爽，闻言一笑，打趣道：“做了皇帝之后，后宫佳丽三千，看都看不过来，我们这些看腻了的，只好远远派去打仗了呗！”

听她拿自己开玩笑，爽朗洒脱，众人都大笑起来。

墨莲也奇怪地看着她，眸光闪闪，好像看着一尊金光闪闪的雕塑，竟是那么吸引人。

只有千代冬儿竟然拿凰北月的话当真，涨红了脸，愤愤地说：“你明知道皇上对你一片真心，连皇后都不立，哪有什么后宫三千？你不喜欢他，可别糟蹋他的心！”

这声音很大，一说出来，所有人都不笑了，有些尴尬地看着千代冬儿。只是个平常的玩笑而已，怎么就当真了？

红烛说：“主人只是开玩笑而已，你怎么这么没趣？”

“开玩笑？她拿人的伤疤寻开心呢！若皇上听到了，他该有多伤心？”

“够了！”凰北月收起笑容，忽然冷冷地说。

这个千代冬儿是不是搞错了，现在还当她是北月郡主吗？

“千代阁下，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？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样的话？”

千代冬儿怔怔地看着这张陌生的脸，忽然咬着嘴唇，策马奔出了城外。

“唉，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？”孟祁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

凰北月无耻地笑道：“总不能一直惯着她，让我在手下面前多没面子啊，是不是？她是你的人，你还不快去追啊？”

众人大跌眼镜，本以为她终于霸气了，对千代冬儿没那么愧疚了，谁知她竟是因为没面子啊！

红烛笑嘻嘻地说：“希望那丫头伤心一阵，自己就想明白了。主人，我们何时出发？”

“等等，还有一个人。”凰北月转身望着临淮城的方向。

片刻之后，只见尘土飞扬，一行快马飞驰而来。

到了近前，众人才看清是几个将士，带着一个蓬头垢面却很有精神的男人。

他们下了马，将男人手上的锁链打开，对凰北月恭敬地说：“睿侯，末将奉命将人带到了！”

“多谢了！”凰北月随手扔了一袋钱给他们。

待那几个将士离开后，凰北月才看向低着头、沉默不语的男人，“北堂阁下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闻言，男人慢慢抬起头来，布满了泥污和伤痕的脸有些恐怖，一双眼睛却依旧锐利，竟是西戎国的大将北堂悠。

“为什么放了我？”北堂悠摩挲着手腕上被锁链长久磨出来的伤痕，不疼，但这代表着亡国的耻辱和悲凉。

凰北月坐在马背上，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他，“我很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才。你曾在西戎国帮过我，我也帮你一次，希望你能为我所用。”

“北堂悠永生永世只对女皇一人效忠。”北堂悠冷漠地说。

凰北月一笑，欣赏地看着这个男人，“我们做个交易吧！你帮我打天下，我负责让

千代楹衣食无忧。并且，日后时机成熟，会让你们重逢。”

身子震了一下，北堂悠这才慢慢抬起头，眸光锐利地看着凰北月，“你说到做到？”

“可以滴血立誓。”凰北月干脆地说。

“好！”北堂悠也回答得非常爽快，“牵马来！”

虽然二人是对立的立场，可是，西戎国投降的那一战，是因为凰北月的关系，才让女皇以及国中百姓安然无恙，所以，北堂悠毫不犹豫地相信凰北月。

凰北月命人牵来一匹骏马给北堂悠，随即，一行人策马朝北方飞驰而去。

自此，凰北月的身边聚集了这片大陆上最优秀的几位人才：聪明绝顶、运筹帷幄的孟祁天，能征善战、勇武无敌的北堂悠，神出鬼没、善于侦察的阿萨雷，冷静沉稳、奋勇当先的吉克，诡异恐怖、实力强大的墨莲。

而她作为首领，有将这些来自不同地方、性格迥异的人凝聚成一条心的能力。她要这片大陆再也没有分裂，她要终结万兽无疆的诅咒，她要上天入地、完完整整的自由。

北曜国，必须要破！魔和昀离，一定要封印！司幽境，她也要打得他们永陷黑暗！

为了这些，她凰北月，愿意将生命交给死神。她已经为此失去太多东西了，所以，继续不惜代价、不择手段吧！这才是她的本性，这才是那个永远傲视天下的凰北月。

天命之人！这片大陆的风，注定会因她的出现而改变吹拂的方向……

新皇登基的第一年，晋城一役大败北曜国之后，南翼国开始主动进攻北曜国的边境城市，一月之内连下十二城，北曜国守将仓皇向都城请求支援。

五月，援兵到，由老将宇文战亲自挂帅，率军四十万赶往前线。

南翼国这边，之前一直带兵攻城的睿侯月夜在一场大战之后，因伤驻留在攻占的城池中休养，率领大军的则是西戎国降臣北堂悠。

南翼国大部分将士都听过北堂悠在西戎国时的大名，不服气者众多，因此传言，南翼国的军队军心不稳，士兵散漫。

相比之下，军心涣散的南翼国大军，和有老将统帅、士气大振的北曜国军队悬殊太大，还没有开战，胜负便已经很明显了。

宇文战在固若金汤的燕州城中，命令守城将士日夜不休地准备弓弩、火箭，在城前设置陷阱，派探子前往敌方阵营打探。

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经验丰富，一般小子是没办法比的。即便每次消息传回去，都是敌方军心懈怠涣散的消息，宇文战也半点儿都不放松警惕。

燕州城外的山坡上，睿侯凰北月正带着一支精锐站在高处远眺。

燕州是北曜国的北方重要城市，军事要塞，因此常年重兵把守。一旦攻下，北曜国失去这处北方屏障，就相当于打开了北曜国的大门，任她随意闯入。只是，风连翼此时

派了宇文战这个老将来，倒是个大麻烦。

宇文获在上次晋城之战中为了保护部下受了重伤，现在还卧病在床，否则，也不会让已经解甲归田的老父出来打仗了。

凰北月对宇文战很是忌惮。

她细细读过关于宇文战生平的记载，也看过他留下的一些兵法谋略，发现此人带兵打仗有个很大的特点——谨慎。不管对手多弱，他从来不会轻视，带兵四十年未尝一败，是真正的常胜将军。

凰北月原本的打算是用离间计，收买北曜国的大臣，在风连翼面前进谗言。宇文战老了，而风连翼夺位之时，宇文战是站在十一皇子一边的。此时，十一皇子也归国了，若宇文战再胜了这一仗，手中握有重兵，难保他不会起反心。

这种事情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。以宇文一族在北曜国的威望，再加上风连翼的暴政，宇文战想反，绝对是一呼百应。

一旦换下了宇文战，再派来的人便和宇文家族无关。她调查过北曜国的武将，能够作为替换的将领没有一个需要太担心的。要是换来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，她这次就赢定了。

可惜，此计谋居然被风连翼识破，那个被她收买的大臣才进宫进言，便被斩首示众，以示警告：谁敢和敌方勾结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

啧啧，对手和她一样奸诈，怎么会轻易上当？

凰北月凝着眉，看着四周起伏的山峦，没有可以借助的地形，前方一马平川。

到了燕州城，才有高耸的山峦，雄峻的城池便是依山而建。严密坚固的堡垒俯视着下方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刻便会被哨兵察觉，然后万千箭矢、火炮轮番攻击。除非她有源源不断的百万雄师，否则，只有全军覆没的下场。

固若金汤的城池、老谋深算的将领，这一战，真的是让人很头疼。

手中的马鞭轻轻敲打着掌心，凰北月慢慢掉转马头，道：“回去吧。”

“主人，军中现在可是真的军心不稳。北堂悠初来乍到，又是降臣，怎么降得住那些油滑的家伙？”红烛担心地说。

“我相信他自有分寸的。”

对于北堂悠，凰北月倒是从来没有担心过。他的才能曾经是和战野齐名的，当初若不是为了女皇千代楹，他不可能不战而降。

红烛策马跟着她，追问：“那这战要怎么打，难道一直耗下去？”

“当然不能耗。我们粮草运送，路途遥远，宇文战那个老家伙一定会派人先断了我们的粮草。他是老将，知道怎么打才会损失最少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红烛一听，急得不得了。

凰北月微笑，半点儿担心的样子都没有，“静观其变吧！”

第二章 攻城略地



三日之后的深夜，北曜国一支骑兵悄悄从山路绕道到南翼国大军的后方，连夜奔袭，半路上劫了从帝都粮仓押运来的六十万石粮草，断了南翼国大军的补给。

同时，宇文战亲自率领一支五千人的精锐，其中包括二十多位实力七星以上的召唤师，悄悄潜入南翼国大军营中，一把火将仅够三天吃用的粮草烧得一干二净。

待南翼国的将士反应过来，立刻排兵布阵，准备与这五千精锐展开一场大战。可惜，宇文战早有准备，火一点起来，燕州城门打开，数万大军冲了出来。仓皇中，南翼国大军只好吹响号角，大军向前。宇文战则带着精锐轻松退走。

退到半路，夜色漆黑，看着南翼国大军营中冲天的火光，宇文战却眉头深锁，喃喃道：“北堂悠是当世名将，不可能如此不警觉。”

“元帅，快看空中。”一个士兵忽然大声喊叫起来。

宇文战立刻抬头，只见被火光照亮的夜空中，无数巨大的黑影掠过，飞得太高，一般人根本看不清楚那是什么。

一些召唤师凭着元气感觉出来，纷纷面色大变，道：“是灵兽！全部都是飞行灵兽啊！”

“天哪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飞行灵兽？”

一般来说，灵兽和人类的世界是完全隔绝的，只有少数与召唤师契约的灵兽，才会出现在人类的环境中。

似乎为了回应他们的震惊一般，那些灵兽在高空一阵盘旋后，忽然飞低，从山峦间掠过，无数巨大的翅膀带起了阵阵狂风。

看着灵兽飞行的方向，宇文战苍老的脸上忽然露出一抹恐惧，“不好！迅速回城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那些飞行灵兽背上，接二连三地有人类的身影站起来，竟是无数身

强力壮的弓箭手。

眨眼之间，无数箭矢如同密集的雨点般从天而降，远处立刻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大喊声。

宇文战的面色瞬间惨白，眼前一黑，差点儿从马上摔下来。

“元帅！”后面的将士连忙扶住他。

宇文战把手下推开，狠狠一抽马臀，大喝道：“回城！”

五千精锐风驰电掣般赶往燕州城。

空中的飞行灵兽越来越多，燕州城的上空，完全被灵兽遮盖住了。

守城的将士也不是吃素的，第一轮箭雨过后，立刻重整队形，候补的弓箭手与盾牌手合作，射出无数火箭回敬给天空中的灵兽。

半空中也有人惨叫着掉下来，但那些黑色的灵兽根本不惧任何箭矢，依旧强悍地在半空中盘旋。

不少灵兽口中吐出火焰或寒冰向守城的将士攻击，而燕州城也不甘示弱，城墙上一阵地震山摇，随后就见在偌大的城池前，一只巨大的青色乌龟破土而出。

青龟长长的尾巴上长满了锋利的倒刺，坚硬的龟壳下面四肢伸出，前面一只爪子举起来一挥，就将天空中飞行的灵兽拍掉了四五只。

这是燕州城的守护神兽青灵地甲龟——六阶神兽。

每个国家在重要城池、重镇，特别是军事要塞，都会以强大的灵兽和召唤师镇守。大战之时，最后关头，拼的就是神兽究竟强大到何种地步。

燕州是北曜国最重要的北方城市，一旦失守就等于给敌人开了一扇后门。这青灵地甲龟是经过无数人的努力，才让它乖乖镇守在此的。

千百年来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越过燕州半步，天然的地理优势已经是御敌的最好屏障了，青灵地甲龟更是没有哪个国家敢来挑衅。

北曜国一直强盛，也是因为有两只神兽，一是外围的青灵地甲龟，二是徽京的镇国神兽天火麒麟兽。天火麒麟兽和南翼国的千年玄紫灵龟一样，都是受世人膜拜的神物。

黑夜中，无数灵兽飞过燕州城的上空，来势汹汹。

这和一般的攻城之战不一样，因此守将没有等到宇文战下令，就匆忙将青灵地甲龟请了出来。

这临危不乱的决策明显是正确的，天空中飞行的大多是灵兽，在这只神兽面前，自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。

然而，看着青灵地甲龟一扫尾、一抬爪子就大杀四方的守将高兴狂笑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，在无数灵兽的上方，一点晶莹的雪色正飞快地俯冲而下。

携寒冰之威降临的冰灵幻鸟一出现，那些灵兽纷纷退开，让出地方来。

被风吹得飞舞的精美黑袍，衬着凰北月高挑的身体，如同悠然绽放的青莲，周身诡

异的黑色元气中，青光若隐若现。

她清冷的眸子淡淡扫了一眼正杀得兴起、怒吼声震天响的青灵地甲龟，唇边掠过讥讽而冷淡的笑意。

此时，匆忙赶回来的宇文战也刚好登上了城楼，汗都来不及擦一下，便一眼看见了驾驭着冰灵幻鸟的诡异黑衣少女。

“是她！”宇文战眸子里精光一闪。

少女的脸庞陌生，冰灵幻鸟他却熟悉得很。来此之前，他已经听宇文获多次说起过要小心这个少女，看来这么久没有出现，她是在准备这场精妙绝伦的空中夜袭了。

然而，宇文战也没有慌。攻城战和一般高手之间的战斗不一样，高手战斗拼实力，攻城战拼的则是谋略和阵法。

宇文战抽出腰间的剑，对着天空一指，“结阵！五行七杀阵！”

话音落下，数十位召唤师嗖嗖嗖飞出去，在青灵地甲龟的身后摆好了阵形。五种属性的元气在他们手中凝聚，然后通过阵中的一人，顷刻间形成了一把巨大的五色宝剑。

凰北月听说过这种五行七杀阵，是由五种不同属性的高手合力，将所有元气通过阵法传给中间那个人，那个人的实力会瞬间提升无数倍。一个七星的召唤师只要阵法纯熟，很可能一跃成为天阶高手。虽然这种阵法维持的时间不长，在作战中发挥的力量却是非常恐怖的。

然而，凰北月只是冷淡地看着。

阵中那人头发散乱，举着巨剑跳上了青灵地甲龟的背，对着天空中的凰北月一阵咆哮，然后双脚踏在虚空中，朝她冲了过来。

凰北月驾驭着冰灵幻鸟向旁边一闪，青灵地甲龟的尾巴却顺势扫了过来。她冷冷地瞥了一眼，不躲闪，一只手陡然伸出，竟然强悍地抓住了那长满了倒刺的尾巴。

与此同时，她的纳戒上金光一闪，虎啸震天，浑身浴满金色赤金圣火的小虎由上而下，猛扑向青灵地甲龟。

凰北月这才召唤出雪影战刀，左手持刀轻松抬起，挡住了那人的一剑。

那人手臂一阵剧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她。

怎么可能？他们已经跟随宇文战征战天下多年，五行七杀阵没人比他们更加纯熟，而结阵的人绝对都是天阶的高手，这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丫头竟然这么轻松就挡了他一招。

“没有什么好惊讶的，不是同等级的对手，根本没有必要打。”凰北月冷冷地说道。

她的另一只手松开了青灵地甲龟的尾巴，随即握成拳头，拳头表面立刻覆盖了一层黑色的元气薄膜。

凰北月眼神略带怜悯地看了那人一眼，然后出拳如风，猛地打向那人的胸膛。

那人瞬间因阵提升为天阶实力，一看凰北月的拳风很恐怖，立刻将大部分元气调到